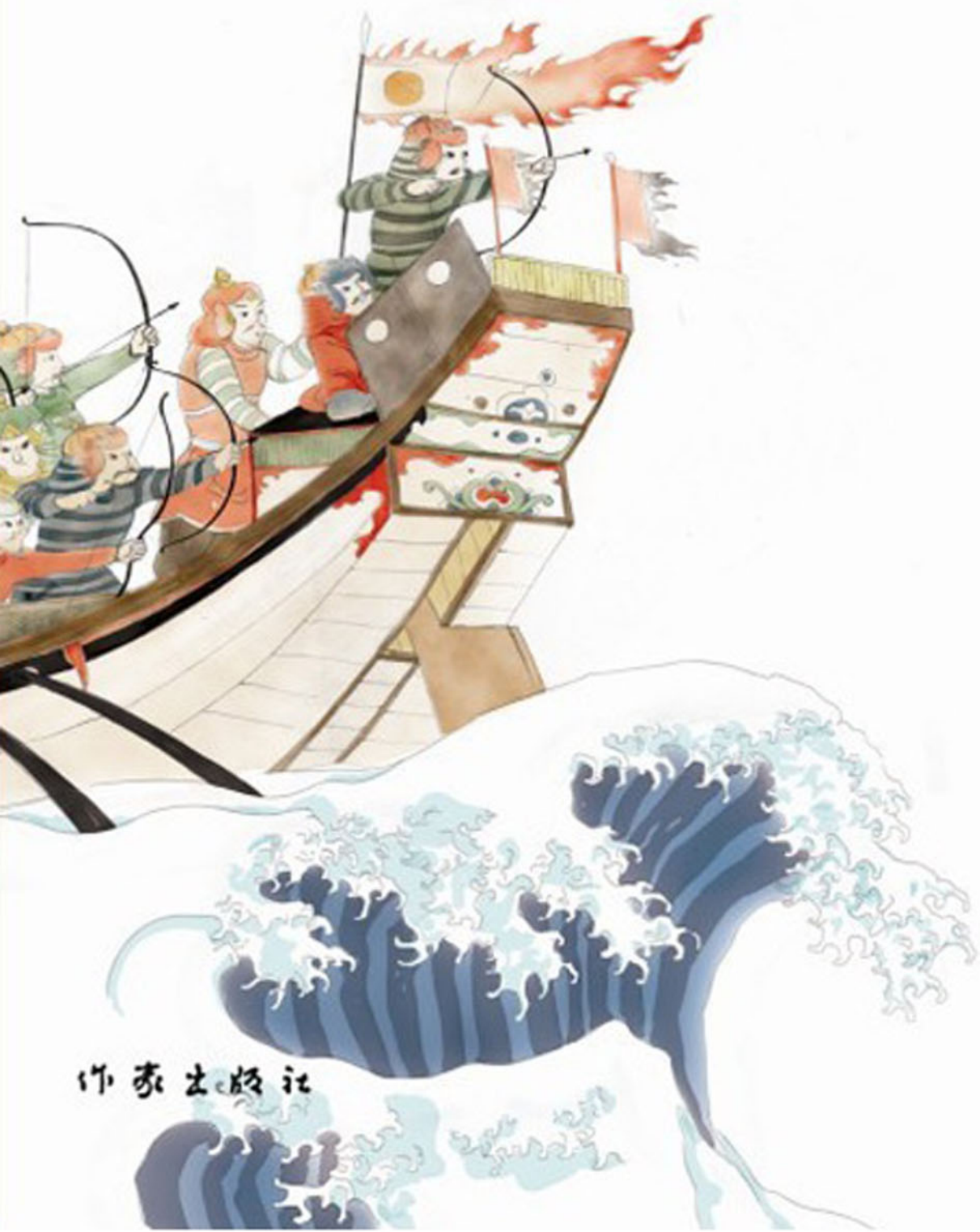


忽必烈用兵日本

一段罕为人知的中国用兵日本、本岛的史实
忽必烈为设立日本行省、两次攻打日本列岛

腊六丸著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大元帝国日本行省	1
第二章 东亚历史进行时	7
第三章 两千年属国	11
第四章 蒙古来使	16
第五章 黄金之国	25
第六章 很大一盘棋	29
第七章 大哥风范	35
第八章 邻居来敲门	39
第九章 日本朝廷的应对	43
第十章 十八岁的日本国王	46
第十一章 大中华与小中华	48
第十二章 时宗背后的中国僧人	53
第十三章 预言家日莲	56
第十四章 紧张的幕府	58
第十五章 敲打高丽	61
第十六章 首鼠两端	63
第十七章 两个俘虏	66
第十八章 金俊的悲剧	68
第十九章 不仅是金俊个人的悲剧	75
第二十章 林衍之乱	78
第二十一章 三别抄的抗争	84
第二十二章 高丽王牌	89
第二十三章 赵良弼的努力	100
第二十四章 兄弟相残	108
第二十五章 忽必烈的决心	113
第二十六章 蒙古人来啦	120
第二十七章 最长的一天	124
第二十八章 不对称作战	128

第二十九章 猪突武者	132
第三十章 意想不到的收获	136
第三十一章 忽敦的决断	138
第三十二章 败因	142
第三十三章 败了吗	150
第三十四章 最悲剧的使团	154
第三十五章 日本史上最牛上访	161
第三十六章 一代名将“范跑跑”	166
第三十七章 九国轮番守备	174
第三十八章 日本“长城”	178
第三十九章 冤狱	183
第四十章 千舸再扬帆	194
第四十一章 激战志贺岛	202
第四十二章 海上游击	207
第四十三章 壹岐岛之战	210
第四十四章 迟到的江南军	215
第四十五章 御厨千崎大追杀	220
第四十六章 鹰岛悲歌	226
第四十七章 跑路名将的余生	230
第四十八章 归来的人们	235
第四十九章 大汗的执念	241
第五十章 无疾而终的诏谕	248
第五十一章 命运多舛的日本行省	254
第五十二章 最后的使节	257
第五十三章 日本的逆袭	259
第五十四章 历史的余续	264

第一章 大元帝国日本行省

大元至元十八年（1281）闰七月十二日，日本海中隐岐诸岛。

在日本的行政区划中，这几个小岛有着另一个统一的名称——隐岐国。然而此时，在由其中的西之岛、中之岛和知夫里岛这三座小岛所围成的一片水域里正潜藏着惊天的大秘密。

在一个临时支起的大帐里，一位身材魁伟的中年男人正等待着一个让他翘首企盼了好多天的消息。时年四十五岁的他在二十九岁那年从遥远的中亚来到中原，跟随忽必烈大汗南征北战，在三十七岁那年就当上了征讨南宋的总帅，并且在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给自己送上了一份隆重的生日礼物——拿下了南宋都城临安。

他就是伯颜，中书右丞相，远征日本的元军总指挥，大元帝国最优秀的统帅。

数月前，刚从江南前线返回大都不久的伯颜接到了忽必烈的命令——随皇太子真金镇守漠北。然而，伯颜出城之后并没有前往漠北。这倒不是他有意抗旨不遵，而是因为在出发之前，忽必烈亲自召见了，并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地并非漠北，那只不过是掩人耳目，他真正要去的地方叫做高丽，确切地说是一个叫做合浦的地方。在那里，他将再一次肩负起大汗交付的重任。

仅在数日之前，伯颜统率的舰队从天而降一般突然出现在这个主要由四个小岛所组成的地方，岛上的日本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成了元军的俘虏。

“报——东路军忻都元帅的人终于到了，他说他们已经按照预定计划撤回了对马岛。又报，倭将宇都宫贞纲已率近畿各地敌军前往九州，总兵力约步骑六万余！”一名小校冲进帐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伯颜一下子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多少天等待的焦躁、不安在瞬间获得了释放。

至少到目前为止，一切事态都在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发展——东路军大张旗鼓袭击了日本北九州沿海的松浦、博多和本州西部的周防、长门等地，完全吸引住了九州地区和中国地区全部敌军的注意力，近

畿地区的敌军主力也在敌将宇都宫贞纲的率领之下开赴九州，增强防御力量，以求打破前线所形成的僵局。

忻都的东路军似乎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接下来，该轮到我的北路军登台表演了！

战机稍纵即逝，全军满帆突进，驶向东南！

两天之后，当伯颜率领的北路元军舰队出现在若狭国敦贺港外的時候，岸上的日本人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庞大的舰队，做梦也想不到离九州前线如此遥远的若狭竟然会突然之间冒出元军的舰队。当他们反应过来准备组织抵抗的时候才发现，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跟着宇都宫贞纲到了九州，去痛打东路元军那条“落水狗”了，留下来的老弱病残显然连送死的资格都不够。于是，人们四散奔逃。

登陆以后的元军，没有丝毫停留，顺着若狭街道向南直插。这条道路又被叫做鯖街道，是日本海捕捞起来的新鲜鯖鱼进贡京都朝廷的快速通道，并因此知名。而这一次，沿着这条路奔向京都的并不是鲜美可口的鯖鱼，而是杀气腾腾的元军。

虽然经过了数天的海上颠簸，元军已经人困马乏到了极点，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孤军深入，跨海远征，这都是兵家大忌，眼下要想活命，就必须得兵贵神速。如果没有在敌军反应过来调兵遣将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和反扑之前直插敌军的心脏，那他们的命运将不堪设想。这是一步险棋，对付日本显然不能用当年对付南宋的那一套打法，隔着大海呢，元军耗不起。

当元军沿着琵琶湖西岸一口气冲到京都大门口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喜地发现，作为日本首都的京都竟然没有城墙！是的，人家日本贵族居住的都市都是不兴修城墙的。有城墙的在这里叫城堡，是穷武士的窝点，多半修在山上。

更让元军惊喜的还在后面。由于事发突然，日本的朝廷甚至没有来得及迁都，除了早已退位的后深草天皇正在熊野祭祀神灵不在京都外，后宇多天皇和主要公卿大臣在内的贵族们都被包了饺子。

伯颜向部下重申了出征之前忽必烈的训诫——“军士入其境，勿擅入其城，勿滥杀其民”，然后派出了使者进城去递交忽必烈事先准备好的国书。

这绝对是彪炳史册的一幕——十四岁的后宇多天皇率领着日本朝廷的公卿们郑重地捧着自古以来就被奉为“三种神器”的八咫镜、八尺琼勾玉、天丛云剑出宫相迎，其意义就如同中国的传国玉玺一般。只有已经退位的前代天皇龟山院搞了点特殊化：要逃？城外全是元军，插翅难飞；要降？面子上实在过不去；要死？那是武士的爱好，不是贵族的风格——于是，干脆把自己关在政院里啥也不干。

在蒙古刀已经架到脖子上的情况下，日本朝廷的公卿们哪怕有一万个不愿意，也还是答应了忽必烈国书的全部内容，其中包括取消天皇称号、取消日本年号、尊奉元朝为宗主国、进行朝贡、接受册封等。后宇多天皇世仁撤销了天皇尊号，受封日本国王，并接受了大元帝国日本行省平章政事的任命。

伯颜所部只有五万元军，由于孤军深入敌境作战，所以在控制日本朝廷之后，便不敢再有大的动作，只得一边整顿兵马围绕京都筑垒防守，一边派人原路返回，急速向尚在西边等候消息的东路军和江南军报信。

与此同时，以天皇和日本朝廷名义发布的书状也被发往日本各地，要求各地已经集结起来的武士们放弃敌对行动，全部就地解散，各回本领本乡。元军还郑重承诺：只要不抵抗，所有领地庄园，一律安堵如故；如果帮着元军维持当地治安，立下功劳的还大大有赏。

这一招果然厉害，前不久还带着六万大军意气风发的宇都宫贞纲进入大宰府的时候身边除了他从关东带过来的少数嫡系以外，其他人基本上全跑光了。很多西国武士在收到朝廷书状之后也从前线悄悄溜回了自己的老家。

之前撤到对马岛的四万东路军和十万江南军在得知北路军已经得手之后，毫不理会待在防垒后面尚在观望的日军，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通过关门海峡，横穿濑户内海，在今天大阪附近的难波津登陆，

与总帅伯颜亲率的北路军会师于京都。与此同时，第二批次的元军增援部队数万人在几乎没有遭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之下分别登上了本州岛和九州岛，各地武士纷纷表示，要紧跟天皇和朝廷的步伐效忠于大元，接受元朝中央政府的册封与委任。元朝也说话算话，除了驻军于水路要冲之外，没有打土豪分田地，反而根据这些武士的势力大小分别委以千户、总管之职，赐以金牌、银牌等信物。

畿内和西海道、南海道、山阴道、山阳道不战而定，元朝于畿内设招讨司，其余诸道均设置宣慰司进行治理，选用当地有能力的武士首领任招讨使、宣慰使、同知、副使等官，改各道原来下属的“国”为州，以蒙古人为各州达鲁花赤。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武士表示要继续效忠幕府，拒不接受臣服元朝的天皇敕令，于是，他们遭到了周边武士的围攻。很快，他们的领地就被高举着“勤王”义旗的邻居们哄抢而光。

后深草天皇辗转逃进镰仓，向北条时宗、安达泰盛等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自己是如何历经千辛万苦才逃出生天的。幕府当局自知这几年他们是拒绝朝贡在先，斩杀元使在后，哪怕宣布投降，也绝没有好果子可吃，于是决定与元军血战到底。在镰仓，他们拥立已经退位多年的后深草天皇久仁重新即位，并向东国武士广发檄文，号召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率军勤王，打退异国。

经过短暂的休整，元军从近畿出发，兵分三路，讨伐幕府。左军主要是原东路军班底，以忻都为主将，金方庆、洪茶丘等将率蒙古军、高丽军和汉军，步骑共三万北上，出越前爱发关，沿北陆道进军，攻略加贺、能登、越中、越后等国。右军主要是原江南军班底，以阿塔海为主将，范文虎、张禧、李庭等将率汉军、新附军共三万，以步兵为主，出美浓国不破关，沿东山道东进，攻略飞騨^[1]、信浓、上野、下野诸国。伯颜亲掌中军，有蒙古军、汉军、新附军共五万，携回回炮，出伊势铃鹿关，沿东海道进军，和从难波津赶来的水军沿海策应，水陆并进，攻略尾张、三河、远江、骏河、甲斐等国，并与右军约定，三个月后会师于地处相模国的幕府老巢镰仓。

要说也怪，日本天皇长期占着茅坑不作为，可他发的敕令还照样挺管用，再加上元军给的政策好，宣传又到位，所以三路元军推进得相当顺利，虽然路上也遇到不少一根筋、二愣子，但基本上不用元军怎么出手，日本人自己都能把这些家伙给修理掉。个中缘由暂时不明白也没关系，如果你有耐心把后面的故事看完的话，相信你一定会懂的。

当元军的马蹄踏上关东平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已经不会再有什么东西还能阻止他们取得胜利了。蒙古骑兵们在平原上纵横驰骋，就如同回到了他们当年起家的蒙古草原一般。虽说幕府在这一带的根底很扎实，动员了不少人起来，可小人小马的日军哪里是此时已经如鱼得水的蒙古铁骑的对手？

很快，元军如期兵临镰仓。

残存的万余日军还想困兽犹斗，作最后的挣扎，可当元军把回回炮搬出来的时候，日本人可就傻眼了。一块块巨大的石块从天而降，落到房顶上房子塌，落到人头上脑袋开花，落到空地上也要砸出一个深坑来……元军还朝日本人抛射一种可以爆炸的火药武器，随着一声巨响，日本军队人仰马翻。在爆炸形成的浓密烟雾中，元军对镰仓的日军防守据点发起了冲击……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当元军攻入镰仓的那一刻，包括掌权北条时宗等幕府高层在内的残余日军全都把自己关进寺庙里搞了个集体切腹。镰仓上空硝烟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逝去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天皇治世的日本国已成为历史，现在它的正式名称是大元帝国日本行省。

三个月后，后宇多天皇，哦，应该叫日本行省平章政事世仁同志来到了大元帝国的中枢——大都。这是日本天皇的后代第一次以一个朝贡者的身份踏上中原皇朝的土地。忽必烈大汗在兴圣宫接见了，而站在他右边的是特意前来贺正的高丽国王王愷。世仁同志其实对站在王愷的左手边十分不满，可也没有办法，谁教人家在大元国际控股

集团公司的工龄比他长呢？更何况人家还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忽必烈同志的乘龙快婿呢！

五个月后，前天皇世仁获得了忽必烈的正式封赏，他的头衔变成了开府仪同三司、日本国王、日本行省平章政事。忽必烈还从自己数不清的女儿中挑选了一位赐婚给世仁，认了这位女婿。而作为回报日本必须同高丽一样，在国王继承的问题上接受中央朝廷册封，也就是说，老国王死了，他儿子要继承王位必须得先请示，经过元朝皇帝批准，否则就是非法。

一年之后，为了便于和中央加强联系，日本行省将治所从京都西迁到原大宰府，并改名为西京，在镰仓设立镰仓宣慰司，镇守东部地区。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公元 1368 年。这一年，帝国南方冒出来的明军攻入了大都，元廷被迫远徙漠北而自顾不暇，自然也就失去了对海外行省的约束能力。当时的日本国王弥仁趁势宣布恢复天皇称号，即后光严天皇，改年号为应安，并还都京都，尽逐诸道达鲁花赤。同年十一月，日本行省镇东都元帅足利义满自称征夷大将军，并改镇东都元帅府为征夷大将军府，建立了历史上的足利幕府，即室町幕府。

日本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我不得不特别声明，上面所说的大多数只是在读史之余个人天马行空的一些臆想，接下来我所要讲的才是真正的历史。

^[1] 驛，音 tuó，日本汉字，同“驛”。——校者注

第二章 东亚历史进行时

我们的故事从公元 1266 年开始。这一年在南宋的子民眼中是咸淳二年，在蒙古人眼中是至元三年，而日本人则叫做文永三年，至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它的情况比较特殊。

高丽最先使用的是中原王朝后周的年号，北宋代周之后，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北宋的年号。随着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日益强盛，高丽便根据宋辽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使用两国年号。到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灭掉了辽国并活生生将北宋搞成了南宋之后，便又开始使用起金国的年号来。同样，当蒙古人在漠北兴起并取代了金国之后，他们又接受了蒙古政权的年号。总之，高丽并没有自己的纪年，臣服于谁就使用谁的年号，所以，我只能说这一年对高丽人来说，是被后世尊为元宗的王植在高丽国王交椅上的第七年。

我力求以较为完整的故事形态将那段时期的相关史实呈现给大家，但我们的故事主要还是以时间为线索展开的。虽然单单使用公元纪年来表述时间比较简单明了，可满篇的阿拉伯数字年份定会使人头昏脑涨，所以我打算采用年号纪年与公元纪年相结合的方式标明时间。

那么以哪一国的纪年为标准呢？考虑到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在后面的大多数故事中，凡讲述以南宋为主的事情，我就使用南宋年号；讲述大元为主的事情，则使用大元年号；讲述日本为主的事情，就使用日本年号；如果一件事情有多方参与其中，那么事件发生在哪一国就使用哪一国的年号；至于高丽，由于在我们的故事中，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是臣服于蒙古和元朝的，所以就使用大元年号了。当然，为了使朋友们的时间感不至于发生错乱，在年号纪年的后面我也会以括号标注上公元纪年。

闲话少说，在穿越到公元 1266 年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眼那个时代的世界吧！

“靖康耻”已经是上个世纪的遥远故事，“臣子恨”似乎早已烟消云散，岳飞、韩世忠、刘锜等抗金名将的英勇事迹早已成为瓦肆说唱艺

人口中的传奇故事。此时正是大宋咸淳二年，当朝皇帝是被后世称为宋度宗的赵禔，他已经在大宋皇帝的宝座上坐了两年有余。

与他曾经立志中兴朝廷的叔父兼养父宋理宗赵昀相比，这位皇帝不知道要昏庸多少倍。他拜在理宗朝就开始把持朝政的贾似道为太师，并把军国大事全权委托于他，自己乐得清闲。贾似道知道赵禔离不开他，稍有不如意的地方，便以辞官相要挟；而每一次只要贾似道一撂挑子，赵禔必然苦苦挽留。

有一次，贾似道又说要辞职，赵禔竟然流着眼泪苦苦哀求贾似道别走，要不是有别的在场的大臣阻拦，他肯定会跪求。给臣下下跪，这一举动在古代帝王之中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如果是一位英明之主，求贤若渴，倒也会成就一段有如当年曹操赤脚迎许攸的历史佳话，可惜，他度宗下跪留贾似道，属于昏君留奸臣，只能成就一段历史笑话。

当然，人家赵禔也是有“特长”的——根据《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凡是嫔妃宫女在受到皇帝宠幸之后必须于次日早晨到寝宫侧门谢恩，守在门口的太监会详细记录下前来谢恩的嫔妃的姓名、受幸的日期。赵禔刚当上皇帝的时候，某一天早上竟然有三十余人同时前来谢恩！他在当皇太子的时候就以好色出名，当了皇帝之后自然更是整日沉溺于酒色，完全无心处理军国大事，难怪他对贾似道如此依赖了。

但总的来说，南宋社会较为安定，商品经济发达，海上贸易更是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忠臣良将也并非没有。李庭芝、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日后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人才此时都已经初露锋芒。

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普通平凡的一年，与以往的任何一年并无二致——皇帝赵禔继续着他昏庸荒淫的后宫生活，贾似道独揽大权，大臣们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百姓仍然缴税纳捐忙于生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熟悉的这个天下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动力来自北方。

公元 1259 年，蒙哥汗死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军中，按照蒙古人幼子继承家业的传统，忽必烈（后来的元世祖）的弟弟阿里不哥在

哈拉和林被蒙古诸部推举为新的蒙古大汗。此时忽必烈正在南宋的鄂州（今湖北武昌）与宋军苦战。得知蒙哥汗的死讯，忽必烈迅速与宋停战，撤兵北归。手握重兵的忽必烈于次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自立为蒙古帝国大汗，汗号为“薛禅可汗”，同时宣布阿里不哥的汗位是非法的。对于崇尚汉学、推行汉法的忽必烈来说，他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汉人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怎么看都比蒙古人的“幼子继承”更合情合理，再怎么轮也轮不到你阿里不哥这个小弟弟来当新的老大吧？咱大哥蒙哥不畏艰险亲自率军攻打四川，你二哥我也在苦心经略荆鄂要地，你三哥旭烈兀更是已经扫平了整个西亚一直打到尼罗河畔，小弟你又做了些什么呢？你有何德何能继承大位？我们学会骑马射箭的时候你还吃奶呢！

四年之后，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并将这一年作为至元元年（1264）。不满忽必烈搞“修正主义”的海外四大汗国纷纷宣布“独立”，不但与忽必烈断绝了关系，甚至还刀兵相向。至此，由成吉思汗所开创的这个疆域广大、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蒙古帝国一分为五。忽必烈得到的仅仅是包括中国北方、蒙古本土和西藏在内的这五分之一。

至元三年（1266），囚禁中的阿里不哥死去，缓过劲来的忽必烈又开始筹划继续七年前半途而废的灭宋大计。这一次，忽必烈汲取了蒙哥汗的教训，并接受麾下汉人智囊的意见，不再与南宋纠缠于山高林密的四川，而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荆襄、江浙作为攻略的重点。

此时，他的手下集中了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文臣武将，他们来自于不同的种族和民族——蒙古人伯颜、阿术，回回人阿里海牙，汉人姚枢、刘整……拥有广袤领地的他也能够动用多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蒙古人的善战，汉人的计谋，回回人的经营和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工程技术……

也在这一年，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洛·波罗（Niccolo Polo）和马特奥·波罗（Matteo Polo）被带到了忽必烈的面前，他们将向罗马教皇带去忽必烈的书信。没错，他们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那个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

还是在这一年，忽必烈第一次向日本这个他仅闻其名的神秘国度发出了国书。

此时的日本正处在第九十代天皇龟山天皇时期，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天皇早已“不当大哥好多年”，从公元 1185 年开始，军国大权都在以征夷大将军为首的源氏武士集团手里。虽然朝廷里面的贵族们经常想要夺回权力，恢复昔日天皇亲政时代的荣光，但丝毫没有显露出可能成功的迹象。不过，这时候所谓的幕府将军的日子恐怕也不比天皇好过。由于第三代将军源实朝死得实在太莫名其妙，也没有留下个一男半女，势力强大的外戚北条家便从京都迎立了与源氏有血缘关系的公卿贵族藤原赖经继承了将军之位，自己则以幕府执权的名义躲在背后掌握了幕府的实权。当时的日本政治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天皇之权在将军家，而将军家之权在北条家。

对于在幕后操纵木偶的人来说，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台上表演的木偶产生了自己的思想。当身为傀儡的将军要想从北条氏手中收回将军大权的时候，矛盾就不可避免了。第三代执权北条泰时死的时候留下遗言，要求蠢蠢欲动的藤原赖经把将军之位传给他的儿子藤原赖嗣，自己净身出家为僧，当然，已经披上袈裟住进寺院的藤原赖经依然蠢蠢欲动。

宽元四年（1246）五月，第四代执权北条经时被人毒杀，接班的是其弟北条时赖。这时和执权北条家本来是远房亲戚的名越光时便趁北条时赖立足未稳，联合幕府中的反北条势力后藤基纲、千葉秀胤等人，妄图复辟前将军藤原赖经，自己好替代北条时赖就任执权。北条时赖得到消息后，断然采取措施，迅速肃清了这些反对派，开启了整整一个得宗专制的时代。

这似乎是一个魔咒，每当傀儡长大之时，便会酝酿新的夺权阴谋，藤原赖经之后的第五代将军藤原赖嗣和第六代将军宗尊亲王最终都是因为阴谋夺权而被北条家废黜并赶回京都。

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北条家从京都迎来了新的傀儡将军——惟康亲王。表面上看，幕府的政治局面重新恢复了平静，但实际上暗流依

然涌动——企图王政复古的天皇，怀念昔日荣光的公卿，渴望实至名归的将军，不满北条专权的豪门，贫穷破产的武士，嗷嗷待哺的饥民……日本社会俨然就是一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可以将其引爆。

至于本书中的第一配角高丽嘛，我还是专门用一个章节来聊聊他吧。

第三章 两千年属国

本来就只有一丁点儿大的朝鲜半岛，历史上经常分裂成两三个国家互相掐架。由于前前后后冒出来的政权名号实在太多，为了不把大家搞得晕头转向，在这里就姑且将它们统称为朝鲜半岛政权。

东亚历史反复证明，朝鲜半岛国家大多数时候是能够“自主”的，却极少享有真正的“独立”。从朝鲜半岛上最早出现国家雏形开始，其状态用两个字来总结，那就是“属国”。如果要在这一“属国”两个字前面再加上一个期限的话，那就是“千年”，并且不是一千年，而是两千年！

早些年玩过电脑游戏《帝国时代》的人都知道，鼠标点一下“游戏开始”，所有联网对战的玩家就同时开始发展自己的文明——建造城市，繁殖人口，组织生产，囤积物资，升级科技……但这仅仅是游戏而已，游戏需要所有玩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以确保游戏整体的平衡性。然而，历史是残酷的，民族和国家的出现并不是老天点一下“游戏开始”，然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就都在同一瞬间产生，公平地展开竞争。民族和国家的产生甚至也不是如同生双胞胎一样头尾相衔、接踵而至的，当有的民族已经步入向宇宙进军时代的时候，有的民族却仍在热带雨林里面整天背着简陋的弓箭追逐野物。

朝鲜半岛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出现得实在太晚了，因此，自然无法与已经发展到更高文明阶段的中原王朝相抗衡，甚至于“朝鲜”这个名字都是精通易数的周天子免费赠送的——武王伐纣之后，商纣王的叔父箕子率一支殷民遗族东迁进入朝鲜半岛，周武王姬发就将这块地盘分封给他，赐名朝鲜，建立起臣属于周王室的侯国，从而为半岛地区带来文明。

此后，朝鲜半岛的历史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形：

朝鲜半岛政权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血战到底的结果往往是自取灭亡，然后中原王朝在其土地上设置州郡，直接进行统治——西汉武帝灭掉卫氏朝鲜之后设置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比照内地郡县直接管辖；唐朝攻灭高句丽后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联合新罗王国消灭百济王国之后，在百济故地及半岛南端的日本殖民国即所谓的“任那日本府”设置了熊津、东明等五个都督府，任用当地豪族为地方官，进行统治。

与之相对的，朝鲜半岛政权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内附，则往往只是名义上失去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名分而已，实际上，不仅能够仍然保留实质性的独立王国状态，还能在所谓的“朝贡贸易”中获取大量好处。

因此，尝到了甜头的朝鲜半岛政权往往脚踏多条船，与同时存在着的若干个中原王朝都保持着或明或暗的朝贡关系，以至于曾经还发生过如此乌龙的事件——大约在中国南北朝时期，高句丽王国悄悄派往南朝混吃混喝混钱花的朝贡使团在海上被北朝水师所截获，与南朝势不两立的北朝方怒气冲冲地派人前去讨说法，可以想象，高句丽当时的窘况就如同与人私通而正好被人捉奸在床一样狼狈。

从慕容氏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燕册封高句丽的国王为征东大将军、燕州刺史、乐浪公，并且“王如故”开始，历代中原王朝都将营州刺史、乐浪太守、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带有明显地方官特征的官职封给朝鲜半岛政权的君主，所封的将军称号也大多是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征东将军、镇东将军、宁东将军等，其明显的用意是希望朝鲜半岛政权替自己充当固疆守土、镇压东方的屏藩。在中原王朝的心目中，朝鲜半岛的内部事务咱不感兴趣，但朝鲜半岛就是咱天朝的组成部分，朝鲜半岛上的政权也不是独立国家，而是天朝下属的地方行政单位。当然，在半岛政权君主们的内心深处并不这么认为，因此，每一个新兴的中原王朝建立起来之后，必然都要重新把半岛政权修理一顿，才能使他们相对老实地接受新宗主国的领导。

新罗王国末年，新罗王族出身的弓裔建立起一个国号叫泰封的政权。公元 918 年，其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为王，国号高丽王国，并于公元 935 年成功消灭新罗，紧接着第二年又灭掉了尚州豪族甄萱建立的后百济国，最终大致实现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出身武将世家，通过搞武装政变上台的王建与后来“杯酒释兵权”的宋朝皇帝赵匡胤差不多，都极力重用文官，限制武官，不过收到的效果却比咱赵匡胤要差了许多。王建死后不久，高丽王国便陷入了武人专权的境地。

公元十三世纪初，当蒙古人首次站在高丽人面前的时候，高丽正好处于崔氏武人专权的时代。公元 1212 年，不堪忍受女真贵族压迫的契丹遗民在一位名叫耶律留哥的千户领导之下奋起反抗，得到了当时的蒙古首领孛儿只斤·铁木真的帮助，占据了辽东。但耶律留哥的部下们对蒙古并无好感，打算背叛与蒙古的盟约，被部下们孤立成光杆司令的耶律留哥只得逃往蒙古，去请蒙古人帮他清理门户。蒙古人欣然发兵，契丹人当然打不过，只得逃入高丽境内。蒙古人不愿意给他们再留喘息之地，于是派人前往高丽，要求高丽协助征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高丽与蒙古第一次产生了官方之间的联系。此后是长达数年的蜜月期，双方维持着相对平等的友好关系，频繁地进行着贸易往来。

高丽与蒙古关系的转折发生在公元 1225 年。这一转折的导火线是因为蒙古派到高丽开展贸易的贡使一行十一人在从高丽返回蒙古的途中被杀，随行财物也被洗劫一空。这十一人为何被杀？是复杂的政治暗杀，还是单纯的刑事案件？历史上并无详细记载。《元史》只说“盗杀之于途”，《高丽史》和《新元史》则更是惜字如金，只有“为盗所杀”四个字。不过，当时的蒙古先是忙于讨灭西夏的战事，后又忙于处理成吉思汗的丧事，虽然怀疑是高丽王王暉暗中派人作的案，却无暇顾及此事，只是简单地断绝了彼此之间的往来而已。

窝阔台汗即位以后，以当年的使臣被杀事件为理由，于公元 1231 年派大将撒礼塔率军对高丽展开大举进攻，在“韩奸”洪福源的帮助之下，连取四十余城，兵锋直抵高丽王京开城城下，王暉只得派他的弟

弟怀安公王佺向蒙古求和称臣。之后，蒙古在高丽境内各处府、县设置达鲁花赤共七十二人进行监督，班师而还。

所谓“达鲁花赤”，是其蒙古语发音的音译，意译过来就是“镇守者”的意思，大概类似于近代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在亚非拉殖民地设置的总督之类。蒙古人在所征服的欧亚广大区域都设置达鲁花赤维护统治，这一职务在汉人文献里面也被意译为“监”，在当时的突厥语文献中被称为“巴思哈（basqaq）”，波斯文献中则叫“沙黑纳（shahna）”。

但是这一短暂的和平也只维持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打破了。

公元 1232 年六月，掌握高丽实权的武臣崔瑀胁迫高丽王室和朝中大臣集体搬迁到了开城附近海里的江华岛上，并杀掉蒙古人先前设置的七十二名达鲁花赤，再一次树立起反抗大旗。其实，此前的求和称臣无非缓兵之计而已，在忍辱负重、屈膝投降的这几个月里面，崔家一刻不停地在江华岛上修建城寨，打造军器，囤积粮草。在陆地上我高丽打不过你家的蒙古骑兵，到四面环水的海岛之上，你们这些蒙古旱鸭子能奈我何？

八月，愤怒到极点的窝阔台汗再一次派遣撒礼塔前来兴师问罪。但朝鲜半岛的地形对蒙古人来说并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在攻取开城南一处名叫处仁城的卫城的时候，主帅撒礼塔竟然被城中一名登上城墙协助防守的高丽和尚射杀。失去大将的蒙古军只得暂时撤离。

十月，正在磨刀霍霍准备卷土重来的蒙古人竟然意外地收到了高丽国王王暉的陈情表，在表章之中，王暉诉说了自己的无奈，把先降复叛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崔家人头上，并请求蒙古予以宽恕。

次年四月，窝阔台汗的回信送到了江华岛上。信中列出了高丽君臣的五大罪状，并说如果王暉是真心悔过的话，就应当亲自到蒙古大汗面前当面道歉。

蒙古人会原谅我吗？我们杀了他们那么多人，他们又列出了我们这么多条罪状。不会的，蒙古之地是绝不能去的！

公元 1241 年，在被蒙古几闷棍敲得再也无力招架之后，高丽又一次臣服于蒙古脚下，不过这种臣服在蒙古人眼中显然缺乏诚意——